

· 专题研究 ·

## 从巴以冲突透析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

王 建

**内容提要** 在中东剧变大潮中，埃及政权两度更迭。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坛的崛起使以色列对安全环境深感担忧，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缓解了以色列的安全之忧。哈马斯试图打破封锁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形成支持和打压哈马斯的两个对立阵营。巴以问题是中东政治动荡的突出表现，但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绝非仅仅是巴以问题。我们应更多地从中东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造成今日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不能一成不变地把中东政治动荡全部归咎于巴以问题。实现中东的稳定必须以实现3个层面的和谐为基础：一是中东国家间的和谐相处，二是伊斯兰教派间的和谐相处，三是不同文明间的和谐相处。否则，即便巴以双方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达成协议，中东地区也难以实现稳定。

**关键词** 中东国际关系 巴以冲突 政治动荡 埃及 哈马斯

**作者简介** 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多年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成为困扰中东稳定和发展的巨大障碍。阿以矛盾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但解决巴以问题不仅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事情，外部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在中东剧变的背景下，埃及政权两度更迭，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令以色列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的和平条约》（以下简称《埃以和平条约》）的命运和巴以局势的发展前景深感忧虑。但是，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使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巴以局势重新走上以色列所期盼的轨道，即加强埃以安全合作、封锁和打压哈马斯。埃及政权更迭和穆斯林兄弟会的起伏命运，对阿拉伯国家的地缘战略

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的阵营,或支持哈马斯武装、反抗以色列的斗争,或与以色列形成封锁和打压哈马斯的联盟。深入分析影响当前中东局势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发现,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绝非仅仅是阿以矛盾,我们应更多地从中东历史发展的轨迹,从阿拉伯国家的利益纠葛、伊斯兰的教派矛盾,以及百年来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与冲突中探寻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

## 埃及政权更迭对巴以局势的影响

在中东剧变的大潮中,埃及政权两度更迭。由于长期以来埃及在巴以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埃及在巴以冲突中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是巴以谈判的主要场所和外交斡旋的重要舞台,<sup>①</sup>其政局变化势必对巴以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 (一) 埃及剧变使以色列对安全环境深感担忧

1979年3月24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埃以和平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不仅实现了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而且使埃及这个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强大军事力量的中东大国从以色列的最大威胁转变为保证以色列南部安全的支柱。从萨达特到穆巴拉克,埃及政府一直恪守《埃以和平条约》的责任与义务,保证了以色列南部边境的安全。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被迫辞职,长期受到打压的穆斯林兄弟会迅速崛起并掌握了国家政权,这引发以色列对《埃以和平条约》的命运和安全环境的极大担忧。以色列对埃及局势变化的担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担心30多年来该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和平局面能否维持下去。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极有可能导致埃及伊斯兰势力的壮大,一旦遭到穆巴拉克多年严厉打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掌握政权,《埃以和平条约》的命运难料,以色列面临丧失安全保障的境地。二是担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重新陷

---

<sup>①</sup> 张倩红、刘丽娟:《埃及变局后的以色列与埃及关系》,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27页。

人孤立状态，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必须为埃及出现最坏局面做好准备。<sup>①</sup>

事实上，在埃及政治过渡期间，穆斯林兄弟会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穆斯林兄弟会所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 503 个议席中的 235 席，占议会席位 47.2%，成为人民议会第一大党。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以 51.7% 的选票当选总统。穆斯林兄弟会主导了埃及的政府和议会，埃及局势似乎向着对以色列最不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对埃以关系及《埃以和平条约》发表的一系列负面评论，令以色列感到危机降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巴迪亚在多个场合称以色列和美国是埃及的最大敌人，要求结束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废止埃及和以色列签署的所有经济协议，永久开放拉法口岸。2012 年 3 月，埃及议会阿拉伯事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声称埃及永远不会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朋友、伙伴或盟友，“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埃及以及广大阿拉伯世界的敌人。议会呼吁政府重新审视与敌人的关系和协议，及其对埃及安全的威胁；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完全站在武装反抗以色列的人民一边，视反抗为解放被占领土的战略，重新采取完全封锁以色列的政策。<sup>②</sup> 在穆斯林兄弟会的舆论蛊惑下，部分埃及民众的反以色列情绪开始爆发。虽然埃及和以色列在签署和平条约后保持了 30 余年的和平，但并非所有埃及民众都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特别是那些深受伊斯兰主义和纳赛尔主义影响的民众始终对《埃以和平条约》持否定态度。埃及社会对《埃以和平条约》及埃以关系的态度呈现两个对立群体，尽管不同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相当比例的埃及人反对《埃以和平条约》。<sup>③</sup>

---

① “Netanyahu: Israel Mu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in Egypt”, *Reuters*,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netanyahu-israel-must-prepare-for-the-worst-in-egypt-1.343814>, 2011-02-18.

② Ephraim Kam, “The Future of the Peace between Israel and Egypt”, [http://cdn.www.inss.org.il/reblazeedn.net/upload/\(FILE\)1359899233.pdf](http://cdn.www.inss.org.il/reblazeedn.net/upload/(FILE)1359899233.pdf), 2013-02-20.

③ 2011 年 4 月 7 日，《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由国际和平研究所做的民调显示，60% 的埃及人希望保持同以色列的和平条约。2011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7 日，皮尤研究中心就《埃以和平条约》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埃及各地的 1000 名受访者中，36% 的人同意保持《埃以和平条约》，54% 的人希望看到《埃以和平条约》被废止。受访者因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对《埃以和平条约》的态度明显不同。低收入者中 60% 的人认为应废除《埃以和平条约》，较高收入者中只有 45% 的人赞同废止《埃以和平条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 40% 的人认为应废止埃以和平条约。<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poll-more-than-half-of-egyptians-want-to-cancel-peace-treaty-with-israel-1.358107>, 2011-08-22.

就在此敏感时期,以色列国防军射杀埃及士兵事件发生,这使得对《埃以和平条约》持否定态度的埃及民众的反以色列情绪在国家政局剧烈动荡时期得以释放,也导致埃及和以色列两国关系陷入危机。2011年8月18日,以色列国防军直升机追击武装人员至以、埃边境拉法地区后发射火箭弹,致5名埃及士兵死亡。<sup>①</sup>埃及要求以色列道歉,但以色列拒绝正式道歉,只表示将对打死埃及士兵事件进行调查。<sup>②</sup>埃及内阁8月20日晚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边境袭击事件负有“政治和法律责任”,埃及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边境,“回应以色列在埃及边境的任何军事行动”。埃及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直到以色列当局知会埃及事件调查结果。<sup>③</sup>这一事件点燃了埃及民众的反以怒火,8月21日,数百名埃及人来到以色列使馆示威,示威者将以色列国旗扯下,换上埃及国旗。9月9日,首都开罗等一些主要城市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政府加快改革步伐,要求军方确立移交权力的时间表。愤怒的示威者还将怒火转向了以色列,数千示威者开始冲击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示威者用大锤、金属棒等砸毁并推倒大使馆大楼前新修的防护水泥墙,摘下大楼顶部的以色列国旗。一些抗议者进入楼内,从窗户向外扔出大量档案文件资料。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呼吁美国向埃及政府施压,确保以色列驻埃及使馆及人员安全。9月10日,以色列动用军用直升机紧急撤回驻埃及大使和部分外交官,仅留少数人员维持使馆运转。这是埃及和以色列两国自1979年签署《埃以和平条约》以来出现的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打破了埃以之间维持30多年的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使以色列的安全局面陷入自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以来最严峻的形势,犹如1948年独立战争时期的孤立状态。以色列人的安全忧虑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 (二) 穆尔西政府的务实政策维护了埃以和平

在穆巴拉克辞职后举行的埃及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如前所述,穆斯林兄弟会所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为人民议会第一大党。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及局势似乎朝着对以色列最不利的方向发展。

埃及和以色列关系事关中东地区的稳定大局。就在国际社会对埃及国内

<sup>①</sup>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10/c\\_122017994.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10/c_122017994.htm), 2011-09-12.

<sup>②</sup> [Http://news.sina.com.cn/w/2011-09-10/162023137758.shtml](http://news.sina.com.cn/w/2011-09-10/162023137758.shtml), 2011-09-12.

<sup>③</sup>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8/21/c\\_12188924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8/21/c_121889240.htm), 2011-09-22.

伊斯兰势力壮大、埃及和以色列爆发外交危机而担忧之时，埃及穆尔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政策，稳定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是承诺遵守《埃以和平条约》。穆尔西在2012年6月24日晚当选总统后发表的首次电视讲话中，承诺将遵守所有国际条约。<sup>①</sup> 2013年2月7日，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的电话交谈中进一步明确，埃及及其武装力量将始终忠于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并表示将不会把西奈半岛作为基地，威胁以色列。<sup>②</sup> 二是继续执行穆巴拉克时期对加沙哈马斯的封锁政策，积极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武装冲突，推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穆尔西政府之所以采取务实政策，其主要原因是：

首先，维护《埃以和平条约》可以保证美国继续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埃以和平条约》以来，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的埃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援助。穆尔西政府深知美国对《埃以和平条约》承担着保证责任，任何破坏《埃以和平条约》的行动都将导致与美国的对抗。这对急需恢复国内经济、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穆尔西政府是极为不利的。穆尔西政府的务实政策换来了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承诺。2012年7月，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将继续向埃及提供承诺的援助，以保证埃及在走向民主道路上的安全。

其次，维护《埃以和平条约》符合埃及的安全利益。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国内局势始终未能稳定下来，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在西奈半岛的活动非常猖獗，严重威胁埃及国内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定。穆尔西政府非常清楚，对付西奈半岛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分子的最佳途径就是继续与以色列开展安全合作。

再次，维护《埃以和平条约》可以让埃及在解决巴以问题上发挥作用，恢复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充当着巴勒斯坦庇护者的角色。如果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发生对抗，将会严重削弱埃及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使其丧失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

最后，埃及军队是保持与以色列合作的重要力量。埃、以两国军方和情

① [Http: //news. xinhuanet. com/2012 - 06/25/c\\_ 123323749. 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6/25/c_123323749.htm), 2012 - 06 - 28.

② [Http: //news. hexun. com/2013 - 02 - 07/151048894. html](http://news.hexun.com/2013-02-07/151048894.html), 2013 - 02 - 08.

报部门长期以来的安全合作,对维护埃、以双方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穆斯林兄弟会虽然掌握了埃及的议会和政府,但未能掌控军队。埃及军队既是《埃以和平条约》的执行者,也是守护者。

以色列对埃及的务实政策给予了积极回应,不仅赞赏穆尔西政府坚持对哈马斯的封锁,而且在埃及军队清剿西奈半岛的武装分子时给予配合。尽管穆尔西政府的务实政策维护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但以色列的安全之忧仍在,一是埃及的局势一直未能稳定,特别是西奈半岛的恐怖活动加剧,且有失控的危险;二是以色列不能确定穆斯林兄弟会的未来政策走向,尤其是其未来能否坚持封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虽然以色列自诩为中东的“民主孤岛”,但它更愿意同一个能给其带来安全保证的军人专制政权为邻,而不愿意看到埃及因民主而陷入政局动荡,或者出现伊斯兰民主政治。

### (三) 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缓解了以色列的安全之忧

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罢黜穆尔西总统,埃及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12月,埃及官方将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组织”,逮捕大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2014年5月,埃及再度举行总统选举,前军方领导人塞西以97%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投票率为47%)。<sup>①</sup>6月8日,塞西宣誓就职。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缓解了以色列的安全之忧,一则可以保证《埃以和平条约》继续有效;二则可以保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封锁。为支持塞西政府稳定埃及局势,以色列驻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积极游说所在国政府,以色列领导人同时会见西方国家驻以色列的使节,目的就是让西方国家相信埃及军方是阻止埃及陷入进一步动荡的唯一希望。当获悉美国欲中止对埃及的援助后,以色列极力劝说美国不要停止对埃及的援助。以色列强调停止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将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西奈半岛安全局势的恶化将瓦解其多年来对加沙哈马斯封锁的成效。

### (四) 埃及政权更迭未能使哈马斯实现打破封锁的愿望

哈马斯成立之初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长期受到埃及和以色列的共同打压和封锁。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使哈马斯看到了埃及政府改变政策的希望。穆尔西在多个场合表态支持哈马斯,称埃及将“永远不会接受对加沙人民的任何攻击或封锁,埃及将向加沙人民提供其所需的食

---

<sup>①</sup> 杨福昌:《塞西当选总统后的埃及形势》,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第4页。

品和衣物”。<sup>①</sup> 2012年11月，以色列发动“防卫支柱”行动袭击加沙，穆尔西称埃及对加沙局势不会“坐视不管”，<sup>②</sup> 并派政府总理甘迪勒访问加沙，以示对哈马斯的支持。然而，令哈马斯失望的是，穆尔西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是政治和道义上的，其最为迫切的需求是解除对加沙的封锁，穆尔西政府没有做到。其原因有三：一是埃及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避免因哈马斯与以色列发生正面冲突，更不希望埃及与美国为敌，尽管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有共同的伊斯兰背景和相似的意识形态。二是埃及担心放松对加沙的封锁后，哈马斯会支持西奈半岛的极端和恐怖组织，影响埃及的稳定。三是穆尔西及其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虽然控制了政府和议会，但未控制军队，而军队正是封锁加沙的支持者和执行者。

近年来，中东剧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内战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巴以问题明显被边缘化。为在此局面下引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困境的重视、在巴勒斯坦对以斗争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以及在巴勒斯坦内部争取优势地位，哈马斯在卡塔尔、土耳其等国的支持下，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加强对以色列境内的火箭弹袭击，希望通过国际社会加大对埃及和以色列的压力，尤其是向埃及穆尔西政府施压来打破封锁，提高自身的政治声望。

第一，穆尔西政府调停巴以冲突，以色列一度放松对加沙的封锁。2012年，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明显增加。2008年，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打击哈马斯的军事力量后，2009和2010年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分别只有158枚和103枚，2011年增至375枚，2012年仅前10个月就激增至787枚。<sup>③</sup> 以色列在2012年11月14日发动“防卫支柱”行动，对加沙境内的哈马斯目标进行大规模轰炸。以色列国防军在历时8天的行动中，共打击了1500个哈马斯目标，摧毁980个地下火箭弹发射器和140个走私通道等。与此同时，约有1500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区射向以色列境内，其中420枚被以军“铁穹”导弹拦截系统拦截。“防卫支柱”行动使包括“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领导人贾巴里在内的13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100

① [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Article.aspx?id=289223&rz=n\\_25oct12](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Article.aspx?id=289223&rz=n_25oct12), 2012-10-27.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11/16/c\\_113708762.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2-11/16/c_113708762.htm), 2012-11-18.

③ [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Terrorism/Pages/Palestinian\\_ceasefire\\_violations\\_since\\_end\\_of\\_Operation\\_Cast\\_Lead.aspx](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Terrorism/Pages/Palestinian_ceasefire_violations_since_end_of_Operation_Cast_Lead.aspx), 2015-01-20.

多人受伤；5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以军士兵，多人受伤。

埃及穆尔西政府积极斡旋双方停火，并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开罗参与斡旋，以示对穆尔西政府的支持。2012年11月21日，希拉里和埃及外长阿姆鲁在开罗共同宣布以色列和 Hamas 接受停火。停火协议内容包括：以色列承诺停止从陆海空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Hamas 同意巴勒斯坦所有派别停止从加沙对以色列进行火箭弹和其他形式的越境袭击；以色列承诺放松对加沙居民的管制，开放加沙边境口岸以方便人员和物资流通。停火协议还规定，埃及是协议的担保人。以色列和 Hamas 虽然未就何时、以何种方式放宽对加沙的封锁达成一致，但以色列在协议签署后的确放松了封锁。巴勒斯坦总理伊斯梅尔·哈尼亚在11月25日称，以色列当局近日放宽对加沙地带的封锁措施，主要体现在渔业和农业领域，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渔民在距离地中海海岸6.9公里（以前规定的是4.8公里）的范围内捕鱼，但不允许巴勒斯坦渔民超出这个范围，原因在于担心他们向加沙走私武器。

第二，塞西政府调停巴以冲突，Hamas 被封锁的处境未得到根本改善。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埃及的政治进程发生重大转变，伊斯兰政治势力严重受挫。埃及政权的再度更迭使巴以双方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埃及和以色列在打击 Hamas 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经由推翻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上台的塞西政府绝不允许在加沙出现一个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强大的 Hamas。Hamas 在失去穆斯林兄弟会在政治上的支持的同时，其在与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斗争中也处于下风。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申请加入联合国及其下属国际组织的外交努力虽然尚未成功，但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巩固了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正统地位，Hamas 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高举抵抗以色列占领大旗、坚持武装斗争是 Hamas 在巴勒斯坦的立足之道，陷入孤立的 Hamas 再次铤而走险，加强对以色列境内目标的火箭弹袭击，甚至通过通向以色列境内的地道袭击以色列平民。其目的仍然是通过升级与以色列的武装对抗来引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困境的重视，提高自身影响力，避免未来在巴以谈判中被边缘化。

2012年的“防卫支柱”行动后，Hamas 通过地道又储备了数量巨大的军火。2013年，Hamas 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火箭弹只有39枚，2014年



前6个月增加至373枚。<sup>①</sup>2014年6月12日,3名犹太少年在耶路撒冷南部的古什埃齐翁定居点附近搭车回家时遭绑架并被杀害。<sup>②</sup>此事件点燃了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的愤怒情绪,政府内的右翼政党向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彻底摧毁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保护以色列民众的安全。

2014年7月8日至8月26日,以色列发动历时50天的“护刃行动”,从空中、海上、陆地对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及其他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实施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色列共花费25亿美元,攻击了哈马斯等武装组织的6000多个目标,重创其武器装备,致使其拥有的约1万枚火箭炮弹只剩下大约2000枚,<sup>③</sup>并摧毁大量地道。此次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以色列共征召82201名预备役士兵,64名士兵死亡(另有4名平民死亡),469名士兵受伤,这是近年来以色列国防军在巴以冲突中伤亡最多的一次。加沙共有超过2100人死亡,其中一半以上是平民,另有数千人受伤。<sup>④</sup>

埃及在2014年7月14日提出停火建议,以色列表示接受,但遭哈马斯拒绝。哈马斯声称“拒绝埃及为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发挥任何作用”,并且“只接受土耳其和卡塔尔作为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任何一场停火谈判中可能的调解人”。<sup>⑤</sup>哈马斯的主要诉求是: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而以色列的主要诉求是:获得持久和平,解除哈马斯武装,加沙非军事化。冲突持续50天之后,哈马斯最终接受了修改后的埃及停火协议。此次加沙冲突造成加沙民众损失惨重,但哈马斯被封锁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根本原因就是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使哈马斯失去了国际支持,而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推动巴以和谈失败后失去了介入巴以争端的信心和能力。

---

① [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Terrorism/Pages/Palestinian\\_ceasefire\\_violations\\_since\\_end\\_of\\_Operation\\_Cast\\_Lead.aspx](http://mfa.gov.il/MFA/ForeignPolicy/Terrorism/Pages/Palestinian_ceasefire_violations_since_end_of_Operation_Cast_Lead.aspx), 2015-01-20.

② 2014年8月21日,一哈马斯高级官员在土耳其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6月在约旦河西岸绑架并杀害了3名以色列青年是哈马斯下属军事组织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所为,目的就是为掀起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换取被以方囚禁的巴勒斯坦人。这是哈马斯首次承认策划袭击。[http://news.ifeng.com/a/20140822/41692070\\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40822/41692070_0.shtml), 2014-08-25.

③ [Http://news.sina.com.cn/w/2014-09-04/083130792963.shtml](http://news.sina.com.cn/w/2014-09-04/083130792963.shtml), 2014-09-05.

④ [Http://www.jpost.com/Operation-Protective-Edge/50-days-of-Israelis-Gaza-operation-Protective-Edge-by-the-numbers-372574](http://www.jpost.com/Operation-Protective-Edge/50-days-of-Israelis-Gaza-operation-Protective-Edge-by-the-numbers-372574), 2014-08-29.

⑤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7/15/content\\_32953871.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7/15/content_32953871.htm), 2014-07-17.

## 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与对抗公开化

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逐渐分裂成两个对立阵营,埃及政权的两度更迭使两个阵营的影响此消彼长,从暗中较量发展为公开对抗。而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调整则是阿拉伯国家分裂的催化剂。<sup>①</sup>穆尔西执政时期,卡塔尔联手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形成对哈马斯的支持力量;而沙特等其他海湾国家则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支持法塔赫。卡塔尔支持穆尔西政府成功调停2012年的加沙冲突后,其中东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力压沙特。穆尔西政府被推翻后,埃及、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形成打压哈马斯的联盟。塞西政府调停加沙冲突并取得成功,但在最后的停火谈判中,卡塔尔、土耳其和美国都被排除在外。阿拉伯对立阵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发生逆转,卡塔尔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被遏制,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内战等问题上接连受挫的沙特终于在巴以问题上恢复了影响力,埃及则重新回到阿拉伯政治中心。

### (一) 卡塔尔联手土耳其成为哈马斯的支持力量

近年来,卡塔尔一直试图突破埃及和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中东事务中的话语主导权,扩大自身影响力。卡塔尔虽为弹丸小国,但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欲凭借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带来的巨额财富以及和美国的盟友关系,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掌握中东地缘政治的话语权。但是,仅凭巨额财富,没有政治盟友,不足以撼动阿拉伯传统大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中东剧变之初,突尼斯、埃及民众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曾经令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君主国非常紧张,惧怕争取民主的浪潮冲击君主制政体。但是,当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在多年被压制后重新走上政治前台,成为执政者,而当初走上街头的抗议主体青年学生被边缘化后,卡塔尔看到了通过中东的伊斯兰政治力量扩大其影响力的机遇,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崛起为其提供了构筑地区联盟的机会。一方面,剧变后的埃及政治动荡、经济困难,卡塔尔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给予埃及急需的经济援助,

---

<sup>①</sup> 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不仅冲击了美国与埃及、沙特等中东传统盟国的关系,而且对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分裂成两个对立阵营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细论述。

从而达到与穆斯林兄弟会结盟的目的；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与沙特积怨甚深，与穆斯林兄弟会结盟将对沙特产生巨大冲击。从2012年8月到2013年4月，卡塔尔共向埃及提供80亿美元援助，两国关系迅速升温。

卡塔尔在与埃及穆尔西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后，巴以问题成为该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的选择。卡塔尔联手同以色列结怨已久的土耳其，对哈马斯的反以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持。作为逊尼派的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成立以来得到了什叶派的伊朗及其盟友叙利亚和真主党的支持，其政治局领导成员长期在叙利亚活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哈马斯公开反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镇压以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2012年初，哈马斯政治局主席迈沙阿勒等哈马斯政治领导人离开叙利亚，来到卡塔尔首都多哈。2012年10月23日，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访问加沙，向哈马斯提供4亿美元援助，重建被以色列“铸铅行动”摧毁的基础设施。卡塔尔埃米尔的此次访问，是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以及加沙被以色列封锁多年后首位访问加沙的外国元首，引起世界的极大震动，卡塔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

## （二）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形成打击哈马斯的联盟

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一个奉行伊斯兰原旨教义的宗教和政治组织，自从1928年成立以来便成为坚持世俗道路的埃及历届政府的镇压对象。穆斯林兄弟会虽屡遭政府镇压，但一直在埃及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埃及社会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与世俗集团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宗教集团与世俗集团对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因此，作为埃及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和坚持世俗道路的军人集团无法容忍穆斯林兄弟会执掌政权。

沙特与穆斯林兄弟会同样有宿怨。沙特家族统一阿拉伯半岛大部并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依靠的是主张伊斯兰原旨教义的瓦哈比派，以及热诚信奉瓦哈比派教义的贝都因人军队——伊赫万（“Ikhwan”，意为兄弟，故又称兄弟会或穆斯林兄弟会）。1924年，沙特王室攻占汉志、成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庇护者”后，认为“已无必要诉诸圣战来证明它的统治的合法性”，遂放弃瓦哈比派关于圣战的主张。<sup>①</sup>为此，沙特王室与主张继续圣战、征服更广阔地域的伊赫万头目爆发了激烈冲突，并导致1929年的伊赫万叛乱。沙特王室严厉镇压叛乱，虽然在1930年1月成功平叛，但就此与主张原旨教义的穆

<sup>①</sup> 金宜久著：《伊斯兰与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斯林兄弟会结下了仇怨。沙特王国建国后，尊奉瓦哈比派为国教，同时否定了瓦哈比派的圣战主张。<sup>①</sup>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沙特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奉行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国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高潮。在主张严格遵循伊斯兰原旨教义的穆斯林看来，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沙特社会已经是“非伊斯兰”的，贪婪腐败、追随美国的沙特王室已经背离正道，应以圣战推翻之。1979年11月20日，奉行伊斯兰原旨教义的穆斯林武装发动叛乱，占领麦加禁寺，企图刺杀沙特国王哈立德，进而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沙特政府严厉镇压叛乱，包括叛乱领导人在内的数百人被杀。由于此次叛乱的参与者大多是前伊赫万成员<sup>②</sup>，或曰此次叛乱是由处于地下的沙特穆斯林兄弟会发动的<sup>③</sup>，沙特王室与穆斯林兄弟会的仇怨因此更深一步。进入20世纪80年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开始政治转型，接受现代政治理念，参与埃及多元政治进程，但这种伊斯兰民主政治是同样为沙特所坚决不能容忍的。因此，沙特政府一方面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政治主张拒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支持埃及军方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压，埃及军方于2013年7月3日推翻穆尔西政府后，沙特、阿联酋立即做出积极响应以示支持，于7月9日宣布向埃及提供80亿美元援助。2014年3月7日，沙特政府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埃及和沙特结成打压穆斯林兄弟会的同盟，形成对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卡塔尔的战略优势。卡塔尔曾经以巴以问题为突破口，试图打破埃及和沙特对阿拉伯事务的主导权。现在，取得战略优势的埃及和沙特同样通过巴以问题挤压卡塔尔的战略空间。埃及和沙特在巴以问题上属于温和派，在巴勒斯坦内部的派系斗争中，长期以来支持法塔赫及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哈马斯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继续开展武装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引起埃及和沙特等阿拉伯温和国家的极大不满，遂与以色列形成打击哈马斯的同盟。埃及塞西政府强化了对加沙的封锁，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在推翻穆尔西政府后的十几天内，埃及军队就摧毁了80%的从加沙通往

① 金宜久著：前引书，第241页。

② [美国]詹姆斯·温布兰特著；韩志斌、王泽壮、尹斌译：《沙特阿拉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67页。

③ 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西奈半岛的地道,<sup>①</sup> 并计划在西奈半岛沿埃及和加沙的边境线建立缓冲区, 在防范西奈半岛的恐怖主义组织与外界联系的同时, 加强对加沙的封锁。<sup>②</sup> 同时, 在政治上限制哈马斯的活动, 2014年3月4日, 埃及开罗紧急事务法院做出裁决, 禁止哈马斯在埃及的一切活动, 并关闭其在埃及的总部。<sup>③</sup> 2015年1月31日, 埃及开罗紧急事务法院再次做出裁决, 宣布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为恐怖组织。<sup>④</sup> 沙特通过对塞西政府的支持表明其同样希望削弱哈马斯。

### (三) 阿拉伯国家围绕巴以停火谈判的尖锐对抗

2014年7月8日, 以色列发动“护刃行动”, 围绕停火谈判, 阿拉伯国家分裂成尖锐独立的两个阵营。

第一, 2014年7月14日, 埃及提出停火协议草案。其内容主要包括: 以色列停止一切针对加沙的陆地、海上和空中敌对行动, 保证制止任何针对加沙和以平民为目标的行动; 加沙的所有巴勒斯坦派别停止从加沙通过陆地、海上、空中、地下发动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 保证制止发射任何类型的火箭, 制止在边境发动袭击, 制止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 一旦地面安全形势稳定, 开放所有口岸, 便于人员和货物通过边境口岸; 双方将磋商其他问题, 包括安全问题。

埃及的停火草案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一是2014年7月15日早9点开始降低战争强度, 在双方无条件接受的停火协议公布后的12小时内完全停火。二是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各派的高级代表团于开始实施停火协议, 48小时内开罗就巩固停火和重建双方信任措施进行谈判。三是双方保证制止破坏协议执行的任何行动; 埃及将从双方得到保证执行他们已经同意的协议的承诺; 在出现破坏稳定行动的情况下, 埃及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并与双方接洽。<sup>⑤</sup>

第二, 以色列接受埃及提出的停火协议, 哈马斯在卡塔尔的支持下拒绝。

---

① [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UN-says-Egypt-crackdown-closes-80-percent-of-Gaza-smuggling-tunnels-320857](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UN-says-Egypt-crackdown-closes-80-percent-of-Gaza-smuggling-tunnels-320857), 2013-07-26.

② [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Hamas-slams-Egyptian-plan-to-create-buffer-zone-with-Gaza-324950](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Hamas-slams-Egyptian-plan-to-create-buffer-zone-with-Gaza-324950), 2013-11-22.

③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04/c\\_11960622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04/c_119606223.htm), 2014-03-05.

④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31/c\\_127444298.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31/c_127444298.htm), 2015-02-05.

⑤ [Http://www.jpost.com/Operation-Protective-Edge/Full-text-of-Egyptian-proposal-for-a-ceasefire-362841](http://www.jpost.com/Operation-Protective-Edge/Full-text-of-Egyptian-proposal-for-a-ceasefire-362841), 2014-07-16.

以色列安全内阁2014年7月15日以6票支持、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停火协议。来自右翼党派“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的外交部长利伯曼和“犹太人家园”的经济部长贝内特投了反对票，两人都表明必须继续对加沙发动军事行动。以色列宣布接受埃及的停火方案后，单方面停火6个小时。哈马斯拒绝接受埃及的停火协议，称停火协议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即以以色列无条件立即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和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高级官员称，哈马斯接受土耳其和卡塔尔作为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任何一场停火谈判中可能的调解人。<sup>①</sup> 卡塔尔支持哈马斯拒绝埃及的停火协议，甚至威胁哈马斯领导人马沙阿勒，如果哈马斯接受埃及的停火协议，将把马沙阿勒驱逐出卡塔尔。<sup>②</sup> 哈马斯坚持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中，应有卡塔尔一席之地。<sup>③</sup> 美国也想让卡塔尔和土耳其参与调解行动，但是，埃及、沙特、以色列坚决拒绝卡塔尔和土耳其参加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

第三，2014年8月26日，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终于同意签署停火协议。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26日19时生效，协议内容包括“立即采取的行动”和“有待继续商讨的长期问题”两部分。“立即采取的行动”包括：（1）哈马斯和加沙的其他组织停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2）以色列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包括空中打击、地面行动和定点清除。（3）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与国际援助方协调，主导加沙重建。（4）以色列缩小安全缓冲区——沿加沙-以色列边界加沙一侧设置的巴勒斯坦人不得进入的地区，从300米缩减至100米，以便于巴勒斯坦人耕种靠近边界的农田。（5）以色列扩大加沙海岸捕鱼区，如果停火能够持续，有逐步加宽的可能，最终达到巴勒斯坦人所希望的12英里国际惯例。（6）以色列同意向有监督的货物运入加沙开放埃雷兹和凯雷姆·沙洛姆检查站，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物资。由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联合国三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监督并决定何种物资被允许进入加沙。以色列要求严格监督诸如水泥和铸铁等重建物资的进口，保证这些物资是用于重建住房，而不是用于重建被摧毁的地道，保证武器、弹药和任何军民两用物资不得进入加沙。

<sup>①</sup>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7/15/content\\_32953871.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7/15/content_32953871.htm), 2014-07-17.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Http://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Report-Qatar-threatened-to-expel-Mashaal-if-Hamas-okayed-Egypt-proposed-truce-371622](http://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Report-Qatar-threatened-to-expel-Mashaal-if-Hamas-okayed-Egypt-proposed-truce-371622), 2014-08-25.

“协议中列出的有待谈判的长期问题”主要包括：（1）以色列要求加沙的重建和恢复将与加沙的非军事化挂钩。（2） Hamas 希望以色列释放 2014 年 6 月绑架和杀害 3 名以色列少年后在西岸被捕的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3）以色列将要求交回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奥龙·沙乌勒和哈达尔·戈尔丁的遗骨。（4） Hamas 要求在加沙重建一个机场和海港，转入资金以便支付 4 万名公务员的工资。<sup>①</sup>

第四，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指责 Hamas。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对 Hamas 在冲突 50 天后才接受停火协议非常不满，称 Hamas 最终接受的停火协议实际上就是埃及在 2014 年 7 月 14 日提出的停火协议。<sup>②</sup> 比较两个协议，内容确实没有根本变化，Hamas 一直坚持的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封锁的要求没有体现在最终的停火协议中。阿巴斯还称，加沙的所有损失都是有可能避免的<sup>③</sup>，言外之意就是 Hamas 拒绝停火招致了巴勒斯坦人的惨重伤亡，Hamas 要对巴勒斯坦无辜民众的伤亡负责。埃及在 2014 年 7 月 14 日提出停火协议时，以色列对加沙境内的 1 500 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致巴勒斯坦方面死 200 人、伤 1 000 多人。正是由于 Hamas 拒绝停火，以色列于 7 月 17 日出动地面部队入侵加沙，延长了冲突时间。

在以色列的“护刃行动”期间，除了卡塔尔对 Hamas 表示积极支持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在最初几天相当沉默。但是，在 Hamas 拒绝埃及 7 月 14 日提出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发动地面行动入侵加沙，造成加沙大量伤亡的情况下，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多位亲王发表措辞严厉的谈话，在抨击以色列对加沙人民的屠杀的同时，也对 Hamas 不顾民众生死拒绝停火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2014 年 8 月 1 日，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发表谈话，谴责加沙的战争是“集体屠杀”，是对人类的犯罪，但他没有直接点名谴责以色列，而是以恐怖组织和恐怖国家代指 Hamas 和以色列，称他们都要对加沙民众的伤亡负责。<sup>④</sup>

---

① [Http://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Outline-of-Protective-Edge-cease-fire-agreement-with-Hamas-372560](http://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Outline-of-Protective-Edge-cease-fire-agreement-with-Hamas-372560), 2014-08-29.

② [Http://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Abbas-says-Hamas-accepted-same-cease-fire-plan-it-rejected-at-beginning-of-war-372717](http://www.jpost.com/Arab-Israeli-Conflict/Abbas-says-Hamas-accepted-same-cease-fire-plan-it-rejected-at-beginning-of-war-372717), 2014-08-29.

③ [Http://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4/08/29/palestinian-leader-says-hamas-caused-prolonged-War](http://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14/08/29/palestinian-leader-says-hamas-caused-prolonged-War), 2014-08-30.

④ [Http://news.yahoo.com/saudi-king-condemns-gaza-war-not-israel-161832706.html](http://news.yahoo.com/saudi-king-condemns-gaza-war-not-israel-161832706.html), 2014-11-26.

此次停火谈判自始至终是埃及主导的，得到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最终停火也是由埃及方面宣布的，而不像 2012 年时由美国和埃及共同宣布停火。这意味着，一方面，埃及、沙特和以色列对美国支持卡塔尔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埃及和沙特不仅实现了假以色列之手削弱哈马斯的目的，而且削弱了美国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

## 巴以问题与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

长期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与冲突被外界认为是中东局势动荡的根源，认为解决了巴以问题就可以为中东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是，仔细观察今日之中东，动荡并非皆源自巴以问题。回顾中东历史，我们会发现影响中东稳定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些因素存在的历史要比阿以问题更为“悠久”。

### （一）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的矛盾与冲突在阿拉伯世界由来已久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 1948 年之前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可以 1967 年“六·五”战争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之前是为了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此后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为筹码扩大地区影响力，争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伊拉克、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沙特等国相继独立或宣布建国，唯有巴勒斯坦因阿犹争端而未定。于是，巴勒斯坦成为周边阿拉伯国家觊觎之地，野心最大的当属出自哈西姆家族的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1947 年 11 月，在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前夕，阿卜杜拉国王与犹太人代表果尔达·梅厄夫人举行秘密会晤。阿卜杜拉提出，如果联合国决定分治巴勒斯坦，他宁愿将分治的阿拉伯部分并入外约旦王国。梅厄夫人称，犹太人不会突破联合国的分治界限，发生在阿拉伯部分的事情与犹太人无关。<sup>①</sup> 哈希姆家族的野心遭到埃及的法鲁克王朝与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的抵制。在阿拉伯国家拥有最多人口的埃及渴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不希望哈希姆家族统治邻近的巴勒斯坦，更不能容忍哈希姆家族吞并叙

---

<sup>①</sup>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86, p. 322.



利亚和黎巴嫩的计划。<sup>①</sup> 曾将哈希姆家族赶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也把阿卜杜拉吞并巴勒斯坦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阿拉伯诸国以发动战争阻止方案的实施，但他们消灭以色列的目的不是为了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兄弟，而是要尽可能把巴勒斯坦领土并入参战的阿拉伯国家。<sup>②</sup> 第一次阿以战争的结果是，阿拉伯国家非但没有消灭以色列，反而是与以色列一道分割了联合国分治方案中的阿拉伯国。外约旦不顾埃及和沙特的强烈抗议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并把自己的国家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埃及则控制了加沙地带。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此变成了“巴勒斯坦人”，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1967年的“六·五”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惨败而告终，对阿拉伯国家彻底绝望的巴勒斯坦人要以自己的武装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遗憾的是，巴勒斯坦内部从未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力量，各派的背后都有外部势力插手。时至今日，阿拉伯国家利用巴勒斯坦问题谋取地区霸权的斗争已完全公开，有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与以色列结盟打压哈马斯。

阿拉伯世界除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崩离析，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领土争端、家族仇恨等原因爆发的冲突与战争甚至不比阿以战争少，从20世纪20年代的汉志战争、30年代也门与沙特战争、60年代埃及和沙特卷入也门内战，到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再到今日的叙利亚内战。这些战争与冲突并不涉及阿以矛盾。

## （二）教派矛盾与地缘政治的纠缠频频引发中东地区的冲突与战争

伊斯兰教创建伊始，伊斯兰世界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穆罕默德离世后，伊斯兰教分裂了，其原因是“来自于围绕着领导人的认知所引发的争议”，<sup>③</sup> 即政治斗争导致伊斯兰教内部权力之争，并从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演变成遵奉不同教义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派系的斗争。教派矛盾延续千余年，从公

<sup>①</sup> 即阿卜杜拉曾提出的“大叙利亚”计划。参见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1页。

<sup>②</sup> [以色列] 艾兰·佩普著；王健、秦颖、罗锐译：《现代巴勒斯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sup>③</sup> 张锡模著：《圣战与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7页。

元680年的“卡尔巴拉惨案”到今日之叙利亚内战，教派仇杀贯穿了伊斯兰的历史。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高潮，中东地区的教派矛盾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教派矛盾与中东地缘政治相结合，形成以教派为依托扩张地区势力范围的对立阵营，即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阵营和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阵营。双方均把教派矛盾作为遏制对方势力扩张的重要手段，挑起各种形式的冲突甚至战争，包括：发动代理人战争，如叙利亚内战；利用教派矛盾，挑起他国内乱，如伊朗支持沙特和巴林的什叶派，沙特支持伊朗的逊尼派；为了地缘政治的利益，有些国家暗中支持极端宗教组织甚至恐怖组织，等等。加之，世界大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卷入其中，致使中东政局动荡不已。

当前的叙利亚内战集中反映了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各种因素：

首先是教派仇恨。历史上，逊尼派穆斯林是叙利亚的主体，属于社会的上层。兴起于9世纪中叶的阿拉维派（什叶派分支）被视为异端邪说，阿拉维派信徒世代都是无地的农奴、农工或城镇逊尼派（和基督徒）地主及业主的仆人。<sup>①</sup> 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悲惨境遇和逊尼派的歧视使阿拉维派心中充满了仇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统治当局利用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大量启用阿拉维军人镇压逊尼派穆斯林的反抗，进一步强化了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教派仇视。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掌握军权的阿拉维派控制了国家权力，占人口少数的阿拉维派成为社会上层，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长期受到压制。1982年，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发动叛乱，时任总统阿萨德施以毁灭性的镇压，叛乱中心哈马被夷为平地，1万~3万反叛者及其亲属被杀，80万人流亡国外，穆斯林兄弟会从此在叙利亚销声匿迹。中东变局的风暴使长期受到压制的逊尼派终于迎来了发泄积怨和复仇的机会。叙利亚内战从一开始就是教派复仇之战。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迄今已造成逾20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150人。很多人并不是死在炮火下，而是集体屠杀，最为震惊世界的就是2012年5月25日夜发生在叙利亚霍姆斯省胡拉镇的集体屠杀，共有108名平民惨遭杀戮，其中有34名妇女、49名儿童，这些人都是被近距离射杀的。尽管迄今不知真凶，但这是典型的教派仇杀无疑。胡拉镇居民中90%是逊尼派穆斯林，但

<sup>①</sup>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著；殷罡等译：《阿萨德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遇害者均是支持阿萨德政府的阿拉维派和其他什叶派穆斯林。

其次是地缘政治斗争。叙利亚内战伊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分别得到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阵营的全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将其一半的军事力量派往叙利亚协同叙利亚政府军作战；伊朗不仅向叙利亚派出军事顾问，还派遣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官兵赴叙利亚助战。长期以来，沙特与伊朗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沙特遏制伊朗扩大影响的努力始终未能如愿。在伊拉克，伊朗的影响日益巩固；在黎巴嫩，伊朗盟友真主党仍是一支能够左右黎巴嫩政坛的重要力量。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特再一次看到了削弱伊朗影响的机会，如果能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就将瓦解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真主党的什叶派联盟，达到遏制伊朗的目的，于是，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在资金和武器装备上给予叙利亚反对派大力支持。叙利亚内战已然演变为地区大国的代理人战争。

再次是大国博弈。叙利亚内战也引发了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在中东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的博弈，俄罗斯实际上已成为与美国既对抗又协调和共同主导方。<sup>①</sup> 叙利亚危机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此视为推翻长期以来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机会。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主导中东事务的唯一超级大国，位于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的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的最后阵地。叙利亚危机使俄罗斯一度面临丧失在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影响的外交困境。俄罗斯为保住塔尔图斯港海军基地这硕果仅存的阵地，力挺阿萨德政府，派出海军舰队赴地中海演习，部分舰队访问塔尔图斯港。2013年9月，美国以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威胁对阿萨德政权进行军事打击。普京在洞悉奥巴马不愿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后，适时提出以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换取美国暂停军事打击的建议，并最终与美国达成协议，说服叙利亚政府交出化学武器。俄罗斯成功化解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使之坚守住了叙利亚的阵地。

最后是恐怖主义猖獗。在叙利亚内战中，代表不同利益集团或派别的组织和武装蜂拥而起，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组织，如效忠于“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武装“努斯拉阵线”。大批伊斯兰武装分子从境外进入叙利亚，加入到“救国阵线”等极端宗教武装组织或恐怖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这些来

<sup>①</sup>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转型及其走势》，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页。

自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国的经过战火洗礼的圣战分子，作战经验丰富，充当了与政府军作战的主力。叙利亚内战迟迟未能平息，再加上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地区异军突起，短时间内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聚集，据联合国2014年10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大约1.5万名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极端人员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武装人员一道作战，<sup>①</sup>这不仅使叙利亚局面更为混乱，也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的安全。

通过对叙利亚内战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伊斯兰教派仇恨、地缘政治斗争、大国博弈、恐怖主义猖獗等多种因素来认识叙利亚内战难以平息的原因，但唯独看不到阿以矛盾的因素。

### （三）百年来探索民族富强之路的挫折促成了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

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相比，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百年，伊斯兰世界的各民族为争取国家的自主与富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但是，许多国家在探索民族富强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时至今日仍未摆脱贫穷和落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争取麦加谢里夫侯赛因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奥斯曼统治，允诺将在战争期间向阿拉伯人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之后将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绝大部分地区帮助建立诸多独立的阿拉伯政府。<sup>②</sup>1916年6月5日，梦想着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侯赛因宣布阿拉伯人起义。但是，阿拉伯人被英国欺骗了。在阿拉伯人起义前的1916年5月，英国、法国与俄国已经秘密缔结《塞克斯-皮科协定》，瓜分了阿拉伯人的土地。<sup>③</sup>英国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向犹太人允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埋下了阿犹冲突的祸根。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

<sup>①</sup>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2/c\\_12716645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02/c_127166450.htm), 2014-11-04.

<sup>②</sup> [美国]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国]劳伦斯·戴维斯著；哈全安、刘志华译：《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19页。

<sup>③</sup> 英国和法国在1920年的圣雷蒙会议上对《塞克斯-皮科协定》进行了修订，并就划分中东委任统治达成一致：叙利亚（包括黎巴嫩）由法国进行委任统治，而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现今的约旦）由英国人进行委任统治。汉志将会独立。英国人让侯赛因统治汉志，以作为对他的补偿。

西方文化传入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学到了权利与自由、民主政府和民族自决”。<sup>①</sup>但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人不仅未能建立独立的统一国家，走上民族复兴之路，反而被进一步分割了，甚至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出现了犹太人家园。这是遭受英国人欺骗的阿拉伯人仇恨西方的根源。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中东进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阶段，阿以矛盾与战争成为中东政治的主题。然而，历经数次阿以战争，以色列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占有了更多领土，变得更为强大、更为强硬。当巴勒斯坦人对阿拉伯国家解放自己的国土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走上了以恐怖主义手段争取自身权利的道路，将枪口指向了以色列平民，把仇恨记在了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的账上。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唤醒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强国梦。凯末尔致力于将土耳其从伊斯兰教的堡垒转变为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领导土耳其走上了全盘西化的改革之路。凯末尔以降数十年，“脱亚入欧”的国策使土耳其一直自视为欧洲国家。土耳其在1987年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然而迄今仍未满足欧盟提出的标准而被拒于欧盟大门之外，令土耳其人备感挫折和屈辱。在这种挫折和屈辱感中，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重新崛起。

从凯末尔革命到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再到今日之中东变局，国家富强、民族昌盛是百年来中东国家的企盼。然而，除了少数产油国，大部分中东国家经济仍是落后的，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高物价造成广大民众生活困苦。即便在产油国，以王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占有了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许多中东国家不仅获益甚少，民族工业反而受到很大冲击，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视为罪魁祸首。

回顾中东百年史，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抑或军事上，屡屡失败的挫折成为每一个穆斯林心中的痛。对现实的不满使广大穆斯林只能通过追念昔日伊斯兰的辉煌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从而坚定了对伊斯兰的信仰；对西方国家的仇恨与敌视则促使极端宗教思想蔓延，直至恐怖主义泛滥，酿成“九·一一”悲剧。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

---

<sup>①</sup> [美国]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美国] 劳伦斯·戴维斯著；哈全安、刘志华译：前引书，第219页。

未能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反而进一步助推了恐怖主义思潮的传播。“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成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胁。

百年来中东政治动荡不已，究其根源，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冲突无疑是中东动荡之根源，但中东动荡之根源绝不仅仅是阿以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同的，阿以问题只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造成中东政治动荡的主要矛盾，具体而言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与阿以冲突这个主要矛盾相对应的是，中东地区固有的教派矛盾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成为次要矛盾。自1979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埃以和平条约》、马德里和会、《奥斯陆协议》、《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发展脉络，阿拉伯国家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从战争走向和谈；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东剧变为发展脉络，地区大国以教派为依托扩张势力范围，教派矛盾和国家冲突加剧；以“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国”兴起为发展脉络，因不满现实和仇恨西方而生的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导致中东政治动荡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中东地区固有的教派矛盾、国家利益冲突和恐怖主义成为导致中东政治动荡的主要矛盾，而巴以问题则被边缘化，成为次要矛盾。因此，我们应更多地从中东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造成今日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不能一成不变地把中东政治动荡全部归咎于巴以问题。

## 结 语

不能否认的是，以色列的强硬与追求绝对安全的“大以色列”梦想，为巴以问题的最终解决设置了重重障碍，由此，巴以问题成为“全球持续时间最漫长、解决过程最坎坷、未来前景最为模糊的国际问题”<sup>①</sup>，也是为影响中东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不能把当今中东政治动荡的根源全部归因于巴以冲突，否则，我们就会无法把握造成中东政治动荡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原因，让造成中东动荡的真凶逃避了责任。

<sup>①</sup> 侯宇翔：《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角色调整》，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1期，第38页。

从影响中东政治稳定的诸多因素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实现中东的稳定必须以3个层面的和谐为基础：一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间的和谐相处；二是伊斯兰教派间的和谐相处；三是不同文明间的和谐相处。唯有实现了这3个层面的和谐相处，中东才能实现稳定。否则，巴以双方即便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达成协议，中东地区也不会实现稳定。

## **Insight into the Origins of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Current Israel – Palestine Conflict**

*Wang Jian*

**Abstract:** Egypt's regime has changed twice in the upheaval during past several years. Israel deeply worried about security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 rising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Egyptian military overthrew Morsi government eased Israel's security worries. Hamas failed to break the blockade. Arab countries are divided into two opposing camps over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issue. One supported Hamas to attack Israel, and the other opposed and wanted Hamas to be weakened.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is the sourc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the origins of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is not just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issue. The real root of today's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be f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he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ought to be achieved through harmonious relations on three aspect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countries, sectarians, civilizations. Otherwise, even if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final status of Palestine,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Political Turmoil; Egypt; Hamas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